没有级别的万局长

□江月卫

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末期，我在乡政府做临时工，因为爱好写稿，时不时收到五元十元的稿费及报纸杂志寄来的样刊，一来二去与邮局便熟悉了。乡里的邮局在背街的小巷子里。说是一个“局”，其实就三个人，一个守电话，一个负责分发并送乡政府机关报纸杂志，一个送村里的报纸杂志。守电话的基本上是女的，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连线话务员。送报纸的一般是男的，这活儿要体力。

邮递员虽然穿着绿色的制服，但乡政府的人不怎么尊重他们，直呼其名：老万，我那报纸少了几月几号的。老万，我寄给崽的钱二十天了还没收到，是不是你贪污了，你要小心点……只有我，老老实实地喊他万局长。虽然老万股级干部都称不上，但老万听到这么叫他挺高兴的。乡里的报纸是搭火车到乡里来的，老万每天上午11点准时去离乡政府不远的火车站接火车，中午一点钟左右把报刊信件送到乡政府来。每天到这个时间点我都等着，抢在第一时间看报。每逢有我的稿费，老万就会在乡政府的院子里挥舞着稿费单夸张地大喊大叫，小江，下楼来拿稿费，巨款来啦！

我挺感激老万的，他这么一喊，宣传了我，使我在领导心目中有一个好的印象：小江不错，挺上进的。那会儿我二十来岁，并没有当作家的想法，觉得生活中有味的事多，写下来往报纸杂志社寄去。有的像消息，有的像通讯，有的像散文，有的是故事。反正想到什么写什么，至少每天寄一则稿件出去，邮票都是一大版一大版地买。一次，乡长下村回来有些醉意了，讲了个笑话，说有一个人自称他的名字叫“再吃杯”。一天“再吃杯”上街偷了人家的鸡笼被发现，“再吃杯”撒腿就跑，追的人边喊边追“抓住再吃杯——”，追的人反而被拦住说，你这人劝客也劝得这么傻，人家喝不得就算了，撵得满街跑，像什么样子。等追的人说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时，“再吃杯”早没了人影。我写下来寄给《楚风》杂志社被采用了，给我寄来八块钱稿费。我用两块钱买了十坨豆腐请客，大师傅煎后煮了整整一灶锅，撒上四季葱花，使得整个乡政府大院碰碰香，还吃不完咧。

那时的学习资料少，干部集中学习基本上是读报。大都由我读报纸上的社论，因为我眼睛好读得又快。一次，乡长说，不能要小江一个人读，大家轮着来。林业派出所的杨所长只读过小学三年级，他是第二次当兵且参加自卫反击战，转业后安排在县林业公安下派到乡里的林业派出所，报纸上好多字他不认识，他把“吹捧”读成“砍棒”，至今仍成为笑话。

老万身材高大，脸庞黝黑，每时每刻都穿着他的绿色邮电制服，骑着邮政专用自行车到乡里的机关单位送报送信。没事时喜欢下象棋。过路遇上正下棋的，他会推着自行车站在那儿看上老半天，误了在火车上取书报的时间没少挨批评。我去邮电局玩的时候，问老万下象棋不？他一脸正经地说，上班时间你开什么玩笑。等寄信的人一走，老万便从桌子下扯出木板棋盘说，来两盘吧，哪个输了请客吃晚饭。

老万的棋技不怎么样，走五六步就能看到他的破绽，我就开始唱歌了：今天又有好运气，老万请吃鸡——这是动画片里的一句台词，我把“老狼”改成“老万”。那个冬天的许多晚上，老万请我吃了不下几十次晚餐。都是老万亲自动手炒菜。集市是五天赶一场，平日里没肉卖，有时连豆腐也没卖的。当然，老万出面，哪怕主人家不吃也要把豆腐让给他。那年月豆腐的吃法我们尝试了二十多种，现在回想起来嘴里还有豆腐味。没豆腐的时候，我和老万恶作剧地用白酒下米酒。喝一口白酒当菜然后再喝一口米酒当酒，直至两人醉倒在椅子上。遇上发工资的当儿，我也会请老万搞一餐扎实的。老万像是要把所有损失补回来一样，把脸喝得红红的再骑上他的邮政专用自行车回去，还一路与人打招呼，显示着他的日子过得滋润。老万是半边户，农忙的时候早来晚归。他家我去过，不是帮忙干活，而是到他家里把那只叫早的大公鸡杀了下酒。

遇上老万正在分拣报刊的时候，老万也会开几句玩笑：领导来视察啊，请指示！老万说完还敬了个举手礼。我发现老万的举手礼敬得挺标准的。这才晓得老万当过兵，转业后分配到邮政局工作。我学着领导的样子背着双手拖着声音说：老万工作不错嘛，适当的时候提拔还是要给予考虑考虑！

笑声从邮局的小巷钻到外面，引来不少看客。

生活在这个小小的集市上，没有忧愁，也没有远大理想。喝杯小酒，下几盘象棋，聊着相同的话题，讲几个老掉牙的笑话，是那样的缓慢而轻松，也不晓得哪一天是日子的尽头。每天都快乐着。突然有一天我就走了。离开的那个早上，我去找老万，他不在。我给话务员说，我走了，有我的书信和稿费要老万替我收着。话务员以为我是临时有事，过两天就会回来，其实，我是到省城上大学去了。我在大学里还收到老万给我转来的汇票和书信，再后来就失联了。

一晃三十年过去了，我回忆在那个乡工作的情况，能够记起的就是老万。不知老万现在怎样，他应该有80岁了，我不想打听也不想知道他的现状。我只想让那段美好的日子长留心间。其实，每走一段路都会遇到路人，是不会孤独的，有时会风轻云淡，有时会狂风暴雨，但是，只要我们回想起来津津有味，足矣。

秋翻地

□金恒宝

在黑龙江的农村，勤快的庄稼人，一收完秋，就把地翻了，农民称作秋翻地。

今年是个丰收年。暮秋时节气温高，雨水少，地里的庄稼被晒得欢天喜地，看上去招人稀罕，农民称之为“晒米”。庄稼收完没几天，我回到了故乡，午饭过后闲来无事，独自一人溜达到村外，秋阳杲杲，天空湛蓝，大地里的秋菜绿汪汪的，长势喜人。黄豆、谷子、高粱已经收割完了，留下的茬子齐刷刷的，这些茬子就像写在大地上的诗行，这样的天然诗句令我心驰神往。

我甩过一个弯儿，又过了一座桥，眼前的情景让我惊呆了：这是一大片刚刚翻过的苞米地，土地黑得动心，黑得撩情，黑得深沉。在黑土地的热浪上，看不到一棵杂草，看不到一点杂质，黑土无瑕，纯粹的黑，黑得我心潮翻滚。我不由自主想起了这样的诗句：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我蹲下来，双手捡起两块土坷垃，一攥，碎了，土质还挺松软呢。我又捧起一捧土，嗅到了久违的泥土芬芳。捧起故乡土，一闻双泪流。

我坐在一条土塄子上，一股热流涌遍全身，我同秋翻地进行交流，同黑黝黝的土地进行对话，这种默契给我带来一种无与伦比的快乐。就在这个节骨眼，老乔头打外村回来路过这儿，他喝得脸膛黑红，刀刻一般的皱纹凸出得更加明显。他哼着小曲，一屁股坐在我身旁，两片薄薄的嘴唇，冒着酒气呱啦开了：“正好我歇歇脚，咱爷俩唠扯唠扯。”我双手沾满黑土，小心翼翼拿出一支“红塔山”递过去，他摆摆手说：“我抽不惯洋烟，没有劲儿。”随即掏出烟口袋卷了一支烟。老乔头吧嗒两口烟，咔吧着一对滴溜圆的小眼睛望着我，又打开了话匣子：“我说爷们，你知道这块秋翻地是谁家的吗？是‘八张半’家的，别小看‘八张半’，七十来岁了，可勤勤了，年顶年拾掇完秋就翻地，一年不落，这是兔子没有尾巴随根啊！”

“八张半”是外号，他结婚前大伙都叫他蒋二。那年夏天，蒋二订婚了，刚过秋分，他去五屯给女方家秋翻地。蒋二饭量大，早晨起来就造了五个大饼子喝了半盆汤，忙三火四奔媳妇家去了。蒋二一手扶犁一手赶牛，一大片地犁完之后，太阳卡山了。老丈母娘心疼姑爷儿，想让姑爷儿饱饱撑撑吃一顿，端上桌一盆小鸡炖粉条，又上来一大摞厚厚的发面饼。大半盆菜进肚了，十张发面饼一张张见少，蒋二一看还剩两张了，刚吃八分饱，都吃光了不好看，他又掰了半张饼，甜嘴咂舌地撂筷子。这件事被传出去，“八张半”取代了蒋二。老乔头有鼻子有眼地边讲边比画，他看我听得哈哈大笑，抹了一把鼻子又开始叨叨了：“八张半”他爹蒋翻地也挺招笑，蒋翻地真是翻地的命，十来岁就跟大人翻地，翻得可拿手啦，翻得好翻得深，一踩稀暄，站都站不稳。后尾蒋翻地长到半桩子（大小伙子）那咱，就去给关员外家干活，不是常年干，就是一到秋天专门翻地。员外地多，一翻能翻个十天半拉月，钱不少给。当员外的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一套号的，奏闭（小抠）啊！奏闭是奏闭，员外有自个儿的小九九，那俩钱不能白花，到时候回来的钱要比花出去的钱多老了，谁也不能拿钱打鸭子脑袋。我插话问：“爷们，这秋翻地有啥用呢？”老乔头把烟尾巴一撇：“别看你是屯子长大的，像你这个岁数还不明白，我爹活着那咱一到收完秋就叨咕：秋天一翻土，一亩多打两斗五。秋翻地，给隔囊（杂物）草粪的玩意埋土里沤着，等开春种地前儿都沤烂了，地又暄乎又有劲儿，秋天翻地和不翻地差老鼻子了！”

蒋翻地他爹外号蒋大力，也翻了一辈子秋翻地，小日子过得挺滋润，比上不足比下有余。蒋翻地勤劳肯干又钻研，翻地比他爹翻得有名望，日子比他爹那辈过得好。蒋大力一辈子最大的自豪，就是对蒋翻地不娇生惯养，蒋翻地天生懂事能干，翻地翻得比他爹强，长相也精神。蒋翻地十八九岁那咱，为他说媒的人踏破了门槛子，蒋大力拿五做六地说：“俺就这一根独苗，说媳妇的事不着忙，岁数太小，学几年本事再说。再说了，俺们老蒋家没啥能耐，就会翻个破地，谁家的姑娘愿意嫁给老蒋家。”媒人来气了，出了老蒋家大门自言自语骂道，这老家伙太能装大瓣蒜，净唠一些咬眼皮的嗑儿，有几个土瘪钱就爹翅了。

蒋大力说归说，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，蒋翻地有一回去给黄喜山家翻地，相中了黄家的二丫头秀娟，蒋大力知道后暗喜，找媒人一撮合，定亲了。大伙议论，有些事真怪，越是穷人家娶媳妇，越是不好娶，要的彩礼多；越是富人家，娶媳妇越是不花钱，女方家还倒贴呢。这正是坑儿里挖泥、岗子上填土，越穷越穷、越有越有啊！

老乔头朝西方看了看说：“这个秋天真暖和，搁这儿坐两个多钟头没觉得凉得慌，眼看日头就卡山了，我也醒酒了。”我和老乔头一边往屯子里走，一边唠着闲嗑儿，我不时地打量着那片秋翻地。

曲水流觞说松溪

□黄 良

松溪是溪吗？

松溪很低调，低调得让人莫名其妙，就是令人不明白他的奥妙在哪里。一条溪水浩浩荡荡绕城而过，虽不敢湍急澎湃，起码也是流量充沛、流域广阔。旺水期季节，水面淼淼，足可行船航运，山里面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木材山珍，一载一载源源不断地往山外输送。

松溪很内敛，明明是一条滔滔不绝向东流的江河，却偏偏叫溪，很自省很谦逊的名字。水有源，树有根。在群山拥簇的闽北，每一座山与山之间的缝隙，汩汩漏泄着无数细流，细流潺潺，聚成渠，渠汇入溪，集为河，化成江。八闽大地上最大的母亲河闽江，孕育千百万福建儿女，追根溯源，万千之水，来自松溪。

八百多年前的南宋，紫阳先生朱熹行走于闽北的山水田园，传播立德修身齐国平天下的理念。也翻山越岭来到了松溪县城南湛庐山，建造吟室，开宗设派，广纳门徒，讲解经世致用的思想。他自梅口埠码头乘竹筏沿溪溯源，去往县城，寻找适合讲学授徒的馆舍。初来闽北山区，满天浮云聚散，两岸青草郁郁，杂树生花，溪水清澈见底，其中鱼虾自由游梭。由是，朱子发出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，为有源头活水来”的嗟呀叹息。

更早时候的春秋时期，上奉越王之命，铸剑大师欧冶子寻觅铸炼宝剑的最佳场所。他携妻带女举家西行，自福州沿闽江逆水而上，一路舟楫颠沛流离，餐风露宿，踏勘闽北山野丛林。须知铸造宝剑必选上好冶炼矿石，并求得耐火土壤以建炉膛，足够热力燃料、锻炼铸剑的水源。松溪有福，大师有幸，欧冶子鬼使神差来到一座临水山坳，相中了这方风水宝地，结庐山畔，开始了让他载入史册的英雄壮举。松溪的松木燃烧气体之强悍烈焰，令人生畏。在人类普及使用焦煤之前的冷兵器年代，淬炼精钢技巧本领高低，决定了铸剑大师与一般工匠的差距。欧冶子以异于常人的洞察力，发现了松溪松木材质饱含油脂，可以更自如地驾驭木料燃烧温度。为什么跋山涉水，不远千里，最终选中松溪这个地方铸剑？欧冶子当然认为松溪的土壤、矿石、燃料、水源等生态环境自然禀赋为铸造宝剑创造了先天条件。

工利器成大事者，绝非一日之功，宝剑锋自磨砺出，欧冶子历三年不厌其烦，经千锤百炼，终于不辱使命，一代神器湛卢宝剑横空出世！据东汉人袁康编纂的地方志《越绝书外传记·宝剑》记载，欧冶子挟其精术，取锡于赤谨之山，致铜于若耶之溪，雨师洒扫，雷公击劈，蛟龙捧炉，天帝装炭……古人叙事，基于对自然与科技的认识局限，难免有臆想揣摩和夸张推理的成分。但后面这段文字表述，还是有其合理性：“欧冶子经往湛卢山中，于基麓之尤胜且绝后者，设炉焉。盖三年于此地而剑成，剑之成也，精光贯天，日月斗耀，星斗避怒，鬼神悲号，越王神之。”可见，湛卢宝剑被誉为中国五大宝剑之首，在漫长的冷兵器时代，享有不可替代的尊崇地位。湛卢剑问世后，辗转流传于越王、吴王、楚王等春秋战国诸王之手，最终落入了一统天下的秦王宫中，奉为镇国之宝，视作威权。闽北崇山峻岭中这座寂寂无闻的野山，因“天下第一剑”而得名，湛卢从此名满天下，松溪也由于名剑出生地的光环而名垂青史。

松溪人追求生活品质亘古不变，靠山制茶，临水酿酒。松溪当地盛产谷类，尤其是松溪大米淀粉含量高。松溪土壤空气和水适合大米生长，大米中淀粉分布在胚乳层中，胚乳细胞淀粉复合密集。松溪大米分为粳米和糯米。粳米的蛋白质与纤维素及灰分含量特别高，而松溪糯米的淀粉和脂肪含量超高。在酿酒时，松溪民间制酿传承人秉承先人传统，善于控制发酵温度，大米在混蒸混烧的白酒蒸馏中，很自然地将米粒味的饭香带入酒中，酒水质地干净清爽，入口韵味绵长，让酒客们充分体会松溪这片土地的热火朝天与脉脉温情。

松溪的茶，也是人们记忆中一缕沁人心扉的淡淡清香。偌大的松溪，可耕田园虽然不是特别多，可种茶叶的山坡却不少，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，到处可以发现茶树身影。松溪的茶，主要种植的是“九龙大白”“政和大白”“福云6”等四十多个品种，成为岩茶、白茶的稳定来源。地方政府通过开展“绿色茶园”建设、农药包装废弃品回收等主题活动，茶叶品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一片叶子带富一方百姓，一个项目激活一个产业，一个机制开启一个征程。亚热带季风气候最适合茶树种植。这里在海拔高度、阳光照射以及地势状况等方面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。

作为福建省最早的建制县之一的松溪，历经悠悠三千年岁月，不变的是山水，嬗变的是桑田。四万亩茶园、三千年湛卢、八百年朱熹、五十里长溪、十万人古城……

松溪，令人向往，让人怀念……

一路晨光

□李少岩

秋天是沿着雨声的音律赶来的。

季节，似乎总是顺应天时的指派，该来的，适时就来了；该走的，来不及打一声招呼，转身离去。这不，昨天还是艳阳高照，燠热，沉闷，到了夜里，淅淅沥沥下了一场雨，又一阵风。清晨推开窗户，院子里横七竖八地铺了一层落叶，萧索，清寂，如摊了一地心事，一派秋的气象。

多年养成晨走的习惯。凌晨五点半，生物钟应时将我唤醒。于是乎，起床洗漱，换装出门。刚迈出大门几步，迎面一阵风吹来，浑身上下立时感到一丝凉意。我打了个寒噤，不禁思忖，这是时序轮换的讯息？大地之上，四季交替，我想象不出还有比风更为直接的信使？当绝大多数人深陷睡眠的海洋，我已经习惯用这种方式，贴近城市的梦境。

行至舞阳大道，跃入眼帘的路面豁然敞开了。这是经开区一条城市主干道，南北走向，橘黄色的路灯，柔和，轻盈，将平整宽畅的大道涂抹得通体明亮。整个城市尚在昏昏欲睡，行人稀少，鲜有车辆通过，白昼里车流不息、熙熙攘攘的市侩声，还沉在幽微的梦呓中。行走在明晰的光影里，我难免要去揣摩，这一脉温情的灯光，与宽阔的大道，算不算最长情的伴侣？

一路上，邂逅几位晨走者，行色匆匆，彼此没有交集。一辆洒水车呼啸而过，残留一地水花，粼粼地泛着光晕。如同此时的晨曦，迷蒙，深邃，缱绻而温婉。

与沉静的城市表情相对应的，是身着黄色马甲、缓缓移动的环卫工，远远传来扫地声，“唰，唰，唰……唰，唰，唰……”仔细聆听，这声音极富节奏感，如同一曲美妙的音乐，在唤醒城市的黎明。

走过去与一位环卫工聊天，他姓杨，很健谈，是邻县一位农民，问及他的家境，他说跟老婆在城里租房生活，有两个孩子，都在外地上大学，一个念大三，一个在读研。我给他竖起大拇指，为两个出息的孩子点赞。人到中年，孩子成为他引以自豪的骄傲。我问老杨，还准备干多久？老杨欣慰地说，我身体还行，再干几年吧，等他们大学毕业，有工作了，我和老伴就回乡去种地，家里还有几亩地，手里有粮，心中不慌啊。老杨说完这话，目光滑向远处，黝黑的面庞显露出清浅的笑意，一脸安逸。

沿舞阳大道行走20分钟，在交通信号灯路口右拐，便是绿树掩映的滨江路。樟树，桉树，柚树，樱花树，桂花树，还有许多不知名的树，它们相互簇拥，如同一排排伟岸的卫兵，俊朗，洒脱，葱郁宜人。滨江路修建十多年了，不论时辰，不分季节，随处花香四溢，微风轻拂，树木摇曳多姿。间或，几只灰雀在林荫中来来回回、蹁跹起舞，叽叽喳喳的啁啾声从茂密的枝叶里落下来，一地清脆。置身其中，心旷神怡。如今，这里已成为市民休闲的好去处。

在舞水二桥头，一株苍老、遒劲的古樟树，被完好无损地保存在这里，如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，年年月月，守护这一方水土。

转入舞水河边，一条大理石铺就的小径，蜿蜒曲折，幽凉的河风扑面而来，令人恍惚。不经意间，偌大的河面雾气蒸腾、袅袅娜娜，仿佛坠入仙境。我喜欢水，水润万物，每次与之会面，心境澄明。一条河，与一座城的相遇，是不可多得的善缘，是天造地设的契合。

事实上，每当我行走在颜值渐新的城市中，吸引眼球的除了园林绿化、各色人流以及城市斑斓的夜空，最流连忘返的莫过于千姿百态的城市建筑了。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灵魂。犹如北京的故宫、上海的外滩、拉萨的布达拉宫，在岁月长河中，这些形态迥异的建筑，是这个时代不可复制的精神坐标。

在滨江路南段，一簇粉红色的紫薇从洁白如玉的栅栏里伸出，探头探脑，它们仿佛是在隔空与我微笑，妩媚的样子清丽可人。一阵晨风轻拂而来，清新，温润。这座城市的美，无处不在。光鲜，但并不艳俗，奔放，而不乏含蓄。栖居其中，我们尽享当下生活的美好。

天色微明，人流渐多。我心里陡然萌生一丝念想：回家。对于每一位漂泊在外的人，回家总是最温暖的语词。

一路晨光，一路徜徉。和谐，包容，融汇，休戚与共，人们为这座城市赋予了太多的主题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的脚步愈发从容。太阳冉冉升起，沐浴在晨光中的城市，正在开启全新模式。

新居（油画） 吴冠中 作